

纪实体长篇历史小说

牛勾八 著

白朗起义

最后一次 揭竿

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农民起义的精彩演绎
民国初年各阶层人物形象的生动画廊
豫西刀客群体的真实映照

人民中国出版社

纪实体长篇历史小说

最后一次揭竿

(白朗起义)

牛勾八 著

人民中国 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最后一次揭竿/牛勾八著. - 北京: 人民中国出版社,
2001. 4

ISBN7-80065-709-4

I. 最… II. 牛…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1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25678 号

作者网址: Zhuyichang @ sina.com
Zhuyichang @ 263.net

最后一次揭竿

*

人民中国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车公庄大街 3 号)

宏伟胶印厂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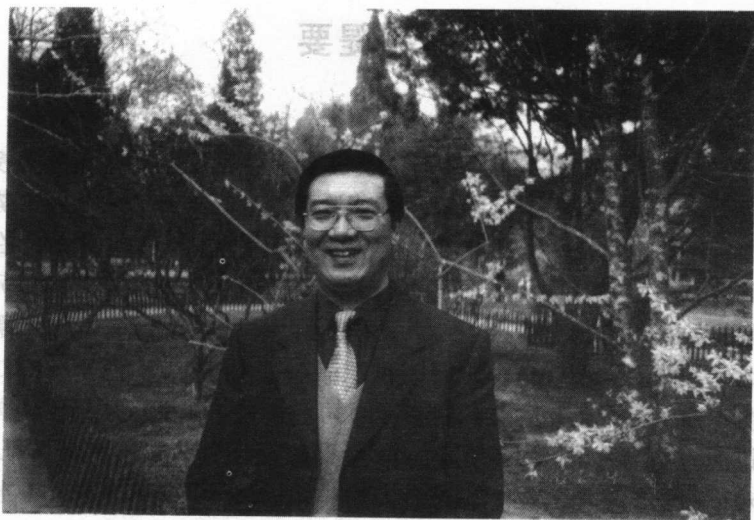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3.25 320 千字

2001 年 4 月第 1 版 2001 年 8 月第 2 次印刷

印 数: 10001-20000

ISBN 7-80065-709-4/K·023

(平装) 定价: 25.00 元



牛勾八，本名朱义长。河南省南阳县人。1955年生。1971年入伍，1976年复员回乡务农。后招工到平顶山矿务局大庄煤矿，干过井下掘进工、班组长，区队团支部书记，矿办公室干事、主任、党委副书记等。此间曾到武汉大学中文系进修三年。1995年调煤炭工业部政策法规司，任政策处副处长、处长。现为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政策法规司政研处处长。这是作者的第一部长篇作品。小说初稿（白朗起义）曾在河南《平顶山日报》连载。

（此处文字模糊，疑似为作者或出版单位信息，因清晰度低无法准确转录）

内容提要

民国元年深秋，豫西剿匪司令王毓秀在河南都督张镇芳的授意下，设假招抚骗局，捕杀了青草岭下八家绿林杆子的头领。势力较小、对官府一向不抱多少幻想的杆子头儿白朗幸免于难。在其族叔白瞎子等人的鼓动和协助下，白朗将各家杆子幸存的弟兄聚拢起来，打出“中原抚汉军”旗号，攻城陷寨，横行豫西鄂北。发誓要“明明白白地跟袁世凯做一回对头儿”。急于为“二次革命”寻找借用力量的讨袁军总司令黄兴，派上校联络官沈体锐潜入鲁宝汝山区，就任抚汉军参谋长，与白朗共同率部东征，对革命党的军事行动予以配合。随后，抚汉军又突破由陆军总长段琪瑞和英国驻华武官罗伯特亲自指挥、十数万政府军参与的重围，占领鄂北重镇老河口，拿下豫陕要冲荆紫关，然后入商洛，走陕甘，声势浩大，所向披靡，开始了旨在建立川北“水泊梁山”根据地战略图谋的西征……

白朗队伍的行动，沉重打击了袁世凯独裁政权，迟滞了“洪宪”皇帝及其“洪宪”王朝的封建复辟进程，被史学界称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农民起义。

小说佐引大量档案史料，读来言之确凿，真实可信；书中人物遍及民国初年社会各阶层，官府草野，三教九流，雕琢罗列出一幅幅鲜活生动的人物形象画廊。谋篇布局精巧严谨，故事脉络曲折清晰，语言精辟干练，意境深邃隽永，具有浓郁的豫西地方色彩和时代特征，表现出作者驾驭故事的能力和较为深厚的汉语言文化功底。是近年来历史题材长篇创作中不可多得的一部力作。

严谨谋篇 从容落笔

——读牛勾八长篇历史小说《最后一次揭竿》

(代序言)

周 大 新

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农民起义可谓多矣。自陈胜、吴广大泽乡揭竿而起反抗暴秦以来，有多少不甘屈辱的庄稼汉子步其后尘，扯旗造反，踏上不归路。九十年前爆发在豫西宝丰、鲁山、临汝和郟县一带，由白朗所领导的矛头直指窃国大盗袁世凯及其“洪宪王朝”的农民起义，是上个世纪初震撼全中国的一件大事。这支号称“中原抚汉军”的农民队伍，曾以燎原之势，横扫豫、皖、鄂、陕、甘诸省，战胜了由北洋军阀、地方武装和帝国主义联合进行的无数次进剿、围剿和追剿，从根本上动摇了袁氏封建独裁统治，为两千年的封建帝制最终画上了一个句号。革命党的参与和指导，使白朗起义具有了相当程度的民主革命色彩。因此既是大幕谢落之际的绝唱，也是此后共产党领导的工农武装起义的先声。

由于缺乏著述特别是缺乏以社会大众为阅读对象的文学著述，在中国历史上具有分水岭和承前启后作用的这一重大事件，并不象李自成起义、黄巢起义、瓦岗寨起义等那样广泛地被世人所知晓。甚至已经变得扑朔迷离，云遮雾障。曾在白朗家乡青草岭下做矿工的牛勾八，追根溯源，穷究尽考，“十年磨一剑”，为九十年前豫西黄土地上的这场壮举绘制出一幅生动的文学长卷，填补了这个空白。

我与牛勾八本不相识。接到朋友荐来的书稿，随手翻了几页，便觉出这本书，绝非当今流行的诸多“戏说”、“闲话”之类

的历史题材作品可比。作者创作态度严谨，谋篇布局慎密，落笔持重从容。作品既以民间传说、口碑史料为依托，又引用大量官方档案史料。正史裨闻，相互佐证；叙事言委，真切确凿。读了小说，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乃至“中原抚汉军”的成败缘由，便清晰地展现在眼前。当然，我并不是主张把文学作品等同于历史教科书，事实上这也是永远不可能的。但历史题材的文学作品，毕竟负有塑造历史人物形象、用文学语言阐释历史事件、向社会大众灌输历史知识等社会职能，所以不能离历史真实太远，不能驴头马嘴过于荒诞、一味追求“搞笑”效果。在这一点上，牛勾八显然是做得比较好的。

小说另一成功之处，是作者善于置身特殊的时代和社会环境中，潜心体验揣摩人物的情感及其行为，塑造人物形象，把人物写活了。如白朗在拉起“大杆”之后、革命党党魁黄兴委派的联络官到达之前，一方面造反，攻城陷寨与袁世凯做对头儿；另一方面仍希冀通过可靠的关系，得到官府的赦免从而结束疲于奔命的日子。这种矛盾心态，就跳出了农民起义领袖人物形象的传统窠臼。再如军师白瞎子，满脑子陈旧意识，在“龙脉发动”怪诞思想和创立“白家基业”强烈愿望支配下的所做出的种种行止，都是不难理解的。没此人白朗闹不出声势，没此人白朗也不会败得那么快、那么惨，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而二首领、“紫脸太岁”李鸿宾所思所想及其一言一行，又总不脱绿林习性，这个形象所折射出的是豫西刀客群体令人生畏、生厌的一面。参谋长沈体锐开始鄙视白朗及其所领导的队伍，将其视为“可借用力量”，视为革命事业这盘磨所需要的“一头强健的骡子”，之后又被白朗的忠诚厚道所感动，下决心荣辱与共生死相随。所有这些，都写得真实可信，合乎特定的时代环境和人物性格发展的轨迹。一些“架杆”、“头领”和“头目”（中原抚汉军内部二、三、四级团体的领导人），尽管着墨无多，也都有血有肉，活灵活现。对立面人物袁世凯、张镇芳、刘镇华以及“宦场小吏”徐嘉德

等，也写得颇有独到之处。如刘镇华为洗脱“放跑白朗”罪名去北京周旋的一段故事，假如不是善于与书中人物处在同一心境中去细致揣摩，是很难把人物和情节写得如此精彩的。这样一个外貌宽厚和内藏机谋二者都到达了极致的袁世凯，不下功夫是描绘不来的。参与指挥围剿战事、观看“飞艇”表演而心里直犯嘀咕的河南督军张镇芳；庆功宴上敢于犯大不韪、献计办守望的徐嘉德；把民命和操守看得很重、组织六安城军民抗击白朗队伍的吕天恩等，都能给人留下鲜明的印象。就连远远望着、虚虚几笔勾勒出的派往陕西打白朗的拱卫军旅长冯玉祥，也不同寻常，跃然纸上。

总体上看，小说对白朗领导的这支农民武装的总体把握比较到家，既写他们反抗封建黑暗统治的正义一面，又不回避在绿林刀客基础上拉起的这支队伍所难以避免的种种陋习恶行。使人真切地感到，这才是民国初年豫西农民白朗所领导的那伙子人马，既非过去的李自成们那一伙，更非此后共产党领导工农武装起义所拉起的队伍。

文笔老到，语言生动精辟，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具有很强的故事性和可读性，是这部小说的另一特点。读之如品陈年佳酿，甘醇沁肺，回味悠长。据作者介绍，小说初稿四十多万字，因为在地方报纸连载每日既要有一个较完整的情节，又要控制在千字之内，不得不作较大幅度删节，逐字逐句地推敲缩减。我想这实在是一种负责任的态度。大众文学作品以社会公众为市场。时下人们的生活水平虽说有了很大的提高，但花十几元、二十几元买一本文学作品，对于为数不少的人来说，仍然是件颇费踌躇的事。时下廉价盗版书尽管纰漏百出却依然大有销路，就说明了这一点。所以搞大众文学的，应该学会长话短说，求精求短。常常看到一些人，把自己手头的“资源”看得非常金贵，丁点儿舍不得浪费，大量掺水，短篇拉成中篇，中篇拉成长篇，把一卷本拉成几卷本，实在不应当，也难以搞出精品来。

最后要说的是，前为煤矿职工、后为国家机关干部的作者，能够在繁重、繁忙的工作之余，潜心研究近代史上的这一重大事件，并用文学作品形式加以反映，确实难能可贵。当然，小说也存在着一些不足。由于作者过于拘泥于历史事实，故事发展空间比较狭窄；大概是曾在报纸连载的缘故，一些情节描写略显得粗略，照应过渡不够；书中的一些源自民间口碑的人物形象如刘秀芳、宋老年等，显得比较单薄。特别是刘秀芳这个人物形象，确实具有潜在审美价值和较大的创作空间，是值得认真发掘、着力塑造的。所有这些，对一个业余作者来说也是难免的。尽管如此，《最后一次揭竿》这部小说，仍不失为近年来历史题材长篇小说创作中的重要收获。

辛巳年夏

目 录

第一章 云起青草岭…………… (1)

1 黄泉路上 2 大梦不醒人 3 卦象好凶险 4 匆匆漏网鱼
5 暗娼徐兰兰 6 指点迷津 7 说破英雄不惊人 8 湖客宋大哥
9 剿匪司令受弹劾

第二章 革命党特使…………… (24)

10 鄂军五十九团 11 生死存亡关头 12 初识白朗面 13 独立团覆灭
14 客栈来了联络官 15 领袖言谆谆

第三章 六月颠扑…………… (40)

16 夜宿金堂寨 17 大盗的困惑 18 分道扬镳 19 李鸿宾洗劫禹县城
20 白寺村苦战 21 野猪峡 22 山寨夜访客
23 这一仗真奇妙 24 巡防营归大杆

第四章 袁家走狗…………… (65)

25 陕军少将 26 内务总长拉老乡 27 袁世凯的魅力 28 再进总统府
29 认贼作父 30 联络官遭软禁 31 误入“难过庄”

第五章 枣阳城…………… (84)

32 轻取鄂北重镇 33 苦命女子 34 色惑 35 天上掉下肉馍馍
36 初战得胜 37 血战东关 38 巧借洋人之力

第六章 制匪新方略····· (102)

- 39 追剿急先锋 40 护军使大作难 41 毅军血洗鲁山城
42 乐融融庆功宴 43 宦场小吏徐嘉德 44 献计办守望

第七章 号称中原抚汉军····· (118)

- 45 老白朗的队伍回来了 46 白瞎子出告示 47 各路好汉投大杆
48 “老洋人”和樊钟秀 49 旗杆高竖起 50 捉奸
51 白军师论本末 52 打洪八 53 解救“死驳子” 54 耙杀煤窑主
55 沈体锐入伙 56 传达黄兴使命 57 抚军汉上下排序列
58 暗杀未遂

第八章 守望社大战····· (149)

- 59 乡绅杨老五 60 张麻子借粮 61 上了圈套 62 杨庄寨设防
63 杀气冲云霄 64 强攻 65 回马枪 66 围困青草岭
67 搬石头砸了自己脚

第九章 东征····· (170)

- 68 兵分四路 69 脱手收拾补充团 70 夜袭光山城 71 走访百姓家
72 大都督本是庄稼汉 73 斩杀违纪头领 74 白瞎子进谗言
75 遭遇混成第六团 76 勇猛第一杆 77 “狼吃熊”

第十章 二军师····· (194)

- 78 罪官吕天恩 79 六安危急时 80 一场虚惊 81 代理知事
82 城破 83 做了俘虏 84 逼勒入伙 85 官拜二军师
86 追悔莫及

第十一章 鼎盛时期..... (213)

87 队伍大发展 88 偏师潜过江 89 难舍难离白朗队伍
90 辫帅派来说客 91 白军师别有心思 92 拉拢不成 93 不
背叛革命党朋友 94 迎战辫子军 95 商议西征 96 陷入重
围

第十二章 合围战..... (234)

97 大驾莅临 98 一方候爷开会来 99 洋大人训示 100 飞
艇助战 101 合围战一败涂地 102 第一位河南王垮台
103 老袁说白朗 104 总统内忧外患 105 拱卫军出动

第十三章 老河口..... (255)

106 结束东征 107 黄州戏班 108 潜入赵府 109 占领老河
口 110 诉冤 111 审案 112 打教堂 113 丹江难越
114 荆紫关上 115 扒坟风波 116 大军要西行

第十四章 汉中道..... (280)

117 张钫回防汉中 118 扼守水路门户 119 要塞不速客
120 图谋反袁根据地 121 王生歧献三策 122 哭城 123 再
图汉中道 124 哀哉张伯英

第十五章 风卷三秦..... (299)

125 战略大迂回 126 渡渭河 127 法难治众 128 兵临固关
129 挫败 130 调虎离山 131 横扫陇上高原 132 狭路相逢
133 活捉陇南镇守使 134 先锋官魂断白水

第十六章 后军喋血..... (321)

135 毅军前头营长 136 内奸 137 设伏 138 狼狽为奸

- 139 死战马营子 140 嵩山一把刀 141 唱莲花落的孩子
142 茫茫追剿路 143 兔未死狗先烹

第十七章 兵困临洮 (341)

- 144 涉足藏区 145 困苦日子 146 分歧 147 密谋教唆
148 洮州风声紧 149 牧羊少年 150 城下之战 151 攻城敢死队
152 回妇拼命 153 兄弟相残 154 火焚礼拜寺
155 第二杆惨遭覆灭 156 夜色沉沉 157 逃生路上

第十八章 败亡 (373)

- 158 富水关伏兵 159 擒匪有绝招 160 兵临散地 161 李鸿宾落网
162 虎狼爬岭 163 三里寨枪声 164 夜遁 165 壮士身已亡
166 墓地血祭 167 人头风波 168 袁世凯重续皇帝梦
169 后来者
170 节，尾声 (399)

附：图 1 中原抚汉军东征示意图

图 2 中原抚汉军西征在陕西境内进军路线示意图

图 3 中原抚汉军在甘肃境内进军路线示意图

第一章 云起青草岭

1、黄泉路上

民国档案：河南陆军第一师第三旅旅长、豫西剿匪司令王毓秀致河南都督张镇芳密函

大人钧鉴：豫西鲁山、宝丰、临汝诸邑，山峦重叠，沟壑曲折，满清时已成匪藪。(匪)假反抗满清之名，祸乱地面，荼毒民人。民国倡立，共和已成，而鲁、宝、汝一带匪势仍不稍衰。卑职就任之时，督帅曾授以阳许投诚、暗施剿灭之计。近经留意，幸有所得。兹将鲁宝交界处著名股匪概况禀报如下，待相机设计翦除之：

杜起斌，宝丰县西乡郭庄人，巢穴本庄南头，带一百八十人，快枪百三十根。

牛天祥，宝丰县西乡捞饭店人，巢穴本庄南头路东，带八十人，快枪六十根。

郭义德，宝丰县西乡南顺庄人，巢穴本庄东头，带七十余人，快枪四十二根。

邵永成(绰号秦椒红)，鲁山县东北乡梁洼街人，巢穴本庄，带五十余人，快枪三十根。

岳东仁，临汝县东南乡朝川村人，巢穴本庄南寨门外，带三十人，快枪二十根。

李鸿宾，宝丰县西乡韩庄人，巢穴本庄，带二十余人，快枪十四根。

白朗，宝丰县西乡大刘庄人，巢穴本庄，带二十余人，快枪十根……

民国元年十月二十八日是个晴朗日子。

尽管有些艰难、缓慢，但太阳毕竟从东边地平线上升起来，把道道霞光抛撒在西边山腰上。

这里是秦岭山系的余脉。平原与山的结合部，分布着众多大大小小的丘陵。最大的叫青草岭，一岭襟连豫西鲁山、宝丰和临汝三县。岭势平缓。上岭十三里，下岭十五里，几乎不见树木，只有漫山遍野的荒草野棘。岭南坡一处石洼，不分春夏秋冬往外渗水儿。涓涓溪流曲曲绕绕往前扑腾，只四五里开外，便冲刷出一条有模有样的河道。沿途又不断有别的水流加入，那河于是越来越具规模。河岸料峭，河水清冽。河底青石盘旋，有龙象，故称石龙河。傍着石龙河，有一条坎坎坷坷大路，当地人唤作官道。官道到梁洼街，劈作两岔儿。一条通宝丰县城，另一条通鲁山县城。

说话这时刻天色还早。一阵散乱轻快的马蹄声，从青草岭脚下传过来。顷刻，官道上出现八、九个骑马的汉子。初升的阳光把一个个长长的影子推进石龙河里，水面上仿若荡过一溜儿黑色的云影。

为首这汉子二十六七岁年纪，骑一匹通体如缎枣红马，下身浅灰色马裤，上身白洋布对襟褂子外面，套着一件淡青色棉坎肩儿。面皮白净，长相英俊，望上去精明利索又略有几分文弱。单瞅外表，你无论如何也料不到，此人就是豫西一带最大的刀客头子、杀人不眨眼的杜起斌。绿林中尊称杜大哥，地面上唤他“杜时辰儿”。在鲁山、宝丰和临汝这块地儿，杜起斌就是掌管生死簿的，叫谁什么时辰儿死，谁就得什么时辰儿送命。且为人最讲守信守时，相约相聚，说子时就是子时，说卯时就是卯时，再不曾耽误了片刻。

紧挨杜起斌的这个，矮胖短粗，骑在马上恰好比杜大架杆矮了半头。此人名叫郭义德，因说话做事来得疾快，响声动静也大，黑道上唤作“滚地雷”。这次受招抚，就是他牵的线儿。跟随其后的，是青草岭下另外几家势力较小的杆子头儿：牛天祥、岳东仁、常建富、薛金标、高金保和张应朝，一色的黑衣黑裤短打扮。绰号“紫脸太岁”的李鸿宾走马最后，有意无意与众人拉

开一段距离。

青草岭下二十九村十一家杆子的架杆们，今几个聚起九家，一同前往鲁山县城，准备接受民国官府的招抚。本来，十一家杆子头儿共同商量妥的，要归顺大家都归顺。免得久后之日黑白两道，官的官，民的民，弄得好兄弟没法相见。可临到早起儿上路，宝丰县大刘庄的杆子头儿老白朗却突然变了主意。白朗说他不巴望当官，也不想再趟了；倘使弟兄们真的成了官家正统，他老白朗决不与大家为难，就解散了自己那支小小杆子，依旧往洛、汝道上赶车贩盐去。鲁山县梁洼街的杆子头儿郜永成一向唯白朗是从。白朗不愿接受招抚的话一出唇，郜永成随即变卦，以身上有伤、不能骑马远行为借口，溜了回去。

由于白朗和郜永成不去，使杜起斌及众家杆子头儿的情绪受到一些影响。从大刘庄出来的几里山路上，大家一直闷闷不乐。

郭义德担心这种情绪发展下去，会动摇众家杆子头儿归顺的信心。于是他在马上欠欠身，非常响亮地咳了两下，大声大气道：“那白大哥么，叫我咋说哩，人是好人，就是气略上有些缺欠。不是瞧低了他，象这般小门小户小见识，一辈子土里寻食儿的贱命，享不了大福大贵！”

杜起斌端坐马上，一言不发。

郭义德攒动坐骑赶上说：“我说杜大哥呀，咱犯不着跟这种人计较。就老白朗那几支笨炮（土枪），就是他想归标，又谁往眼里夹呀。王司令官亲口应承：有多少枪，就给多大官儿。大哥你百多根快枪，加上众家弟兄捧场，再咋，也得给个团长干干！”

2、大梦不醒人

后头这几句话，杜起斌这几日听郭义德说了不下二十遍，竟也不觉其烦。杜起斌读过书，知道民国新式陆军的团长就是前清标统一级的官儿，县太爷见了也要让三分的。杜家乃青草岭一带有名的财主，祖祖辈辈不缺地和钱，单缺官和权势，所以还免不

了受欺。光绪三十二年，“嵩山大侠”王天纵在豫西起事，公开反抗满清。大队官军开进鲁山、宝丰“靖乡”。一个姓王的小哨长（排长）瞧上了杜家钱财，便以通匪为名，三番五次上门勒索，肆意调戏杜家女眷。杜老爷一惊二气，竟一病不起，临咽气拉着杜起斌的手说：“我儿要有种，就当真趟了吧，也改改咱杜家门风！”杜起斌葬了老爹，变卖家产，悄悄买来快枪弹药，带家人夜袭清兵营盘，亲手宰了王哨长。然后招兵买马，扯旗放炮拉起杆子。一张帖子送上嵩山，与王天纵搭上了线。几年功夫，便成了这一带势力最壮的趟将。

此刻杜起斌就想啊：别说标统团长了，就是弄个管带营长做做，也不枉提溜着脑袋闹腾这一场，也足可光宗耀祖了。于是杜大架杆的心绪，再度变得舒展轻松起来。起程时与白朗发生的不愉快，也似乎被迎面而来那凉爽宜人的秋风拂散。杜起斌仰起脸，眯眼向着东升的太阳，感到有许多五彩缤纷的光晕在前面闪耀。

“郭哥，官府该不是操着坏红薯心儿，哄咱上套儿吧？”石龙河上游捞饭店的杆子头儿牛天祥，仍带着几分疑虑说。

郭义德拍拍胸脯道：“咱滚地雷做事，众家弟兄还信不过吗？实话说吧，当初我老表安振邦拉我去见王司令官时，我心里也直犯疙瘩。谁想见了面，司令官笑眯眯，那个和气呀，人家真不愧是当大官的！说那话，没一句不合情，没一句不在理儿。你想啊天祥兄弟，咱们拉杆子做趟将，哪个不是硬逼出来的？咱们抗的官府，是清朝的官府，又不是民国的官府。眼下清朝完了账，咱们这黑道勾当吗，也该到头了。你我弟兄今日归了标，大小嘛也得个官身，好歹总算有了个圆满结局。”

后面李鸿宾插话：“自古是官刁死民。官儿们说给百姓的话，向来虚的多实的少。要依我说，咱还得多个心眼。”

杜起斌很不以为然。他在马上扭头看了李鸿宾一眼，想道：这李家弟兄武艺也有，道上义气也讲，却是心眼有些稠，又显得